皇清經解

二12
475
26-3

波
2.
263

東洋學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六

疇人傳

湯若望

儀徵阮宮保元著

學海堂

文瀾所
所有物

湯若望字道未明崇禎二年入中國

國朝順治二年六月若望上言臣於明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製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燬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開列呈覽及期大學士馮銓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十一月以若望掌欽天監事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錫通微教師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疏言若望

皇清經解 卷一千六十六 阮宮保疇人傳 一 庚申補刊

門 12
號 卷

所推七政書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二十九日
仍見東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見又言若望舛謬三事一漏紫
炁一顓倒觜參一顓倒羅計
命內大臣等公同測驗水星實不見議明烜詐妄之罪援赦得
免康熙四年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謬及
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王大臣等集議若望及所屬各員俱
罷黜治罪於是廢西法仍用大統至康熙九年復用新法其術
以天聰戊辰爲元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太陽一日平行五十
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三十六芒最高一年行四十五
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最高衝
距冬至五度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太陰一日平行一十三度一
十分三十五秒一微自行一十二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
正交行三分一十秒月孛行六分四十一秒戊辰年平行距冬
至六宮一度五十分五十四秒四十六微自行距冬至六宮二
十五度三十二分一十五秒三十四微正交行距冬至一宮一
十四秒月孛行距冬至一十一宮六度一十九分土星諸行應
平行距冬至爲十一宮十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本年最高
行距冬至爲九宮八度五十七分五十九秒平行距最高卽引
數爲二宮九度五十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距冬至爲六宮七
度九分八秒一平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一秒最高行
一分二十秒十二微以最高行減平行得十二度十二分十五
秒乃一年之引數也一閏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五分三十五秒

引數爲十二度十四分十五秒正交行一年爲四十二秒木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八宮二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本天最高行爲十一宮二十七度十一分十五秒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九宮初度五十七分十六秒正交行爲六宮二十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分三十二秒最高行爲五十七秒五十二微兩數相減得一宮零度十九分三十四秒乃一平年之引數其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五分三十一秒引數爲一宮二十四分三十三秒正交行一年爲一十四秒火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五宮四度五十四分三十秒本天最高在七宮二十九度三十分四十秒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九宮五度二十三分五十秒正交行爲三宮十七度二分二十九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十七分一十四秒最高行一分十秒兩數相減得六宮十一度十五分五十五秒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四十八分三十六秒引數爲六宮十一度四十七分二十一秒正交行一年爲五十三秒金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爲初宮初度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六宮零度五十六分五十五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爲初宮九度十一分七秒最高行在六宮零度十六分六秒一平年距冬至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八分三十八微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四分十七秒伏見行爲七宮十五度一分五十秒最高行爲一分二十一秒一閏年距冬至及自

行加五十九分八秒伏見行加三度六分二十四秒乃一日之行也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卽五宮十四度十六分其行極微故未定其率然于最高行不大差水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二十九度二十分二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爲三宮二十九度五十四分一十六秒最高在十一宮零度五十二分四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亦與太陽同度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五十一秒伏見行滿三周外有一宮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二十六秒一閏年引數爲十二宮零度四十二分五十九秒伏見行全周外爲一宮二十七度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或曰與最高同度難測故不敢定然或非與最高同亦必不遠若望所定新法算書總一百卷其秝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則入本朝後所作也若望論新法大要凡四十二事一曰天地經緯言天有經緯地亦有之地形實圓大約二百五十里當天之一度經緯皆然二曰諸曜異天言諸曜各天高卑相距遠甚舊秝認爲同心爲誤非小三曰圓心不同言太陽本圈與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四曰蒙氣有差言地中有游氣上騰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若非先定本地之蒙氣差終難密合五曰測算異古言古法測天惟以勾股新法測天以弧三角形算以割圓八線表是爲以圓齊圓遇直遇斜無往不合六曰測算皆以黃道言日行黃道月五星皆出入黃道西外秝家測天用赤道儀所得經度尙非本曜在天之宮次新

法就所得通以黃赤通率表乃與天行密合七日改定諸應言七政平行起算之端悉從天聰二年戊辰前冬至後己卯日子正爲始八日節氣求眞言舊法平節氣非天上眞節氣新法悉皆改定九日盈縮眞限言歲實生于日躔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往秖强欲齊之右今不相通矣授時創立消長此說爲近而據算測天則又未合者須知日有最高最卑二點上古在二至前今世在二至後六度有奇乃眞盈縮之限授時從二至起算如此歲實安得齊也今用授時消分爲平歲更以最高卑差加減之爲定歲十日表測二分言舊以圭表測冬至非法之善也新法用春秋二分較二至爲最密十一日太陽出入及晨昏限大統秖自永樂後造自燕都乃猶從江南起算與天

違甚從新法從京都起算而諸方各有加減十二日晝夜不等言一歲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較一刻有奇新法獨明其故有二一緣黃道夏遲冬疾差四分餘一緣黃赤二道廣狹不同距則率度必不同分也十三日改定時刻言晝夜定爲九十六刻於推算甚便十四日置閏不同言舊法置閏用平節氣非也新法用太陽所躔天度之定節氣與舊不同十五日太陰加減言朔望止一加減餘日另有二三均數多寡不等十六日月行高卑遲疾言月行轉周之上最高極遲最卑極疾五星準此十七日朔後西見言朔後月見遲疾甚有差至三日者新法獨明其故有三一因自行度遲疾一因黃道升降斜正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十八日交行加減言月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相合因設一

加減爲交行均數十九日月緯距度言舊法黃白二道相距五度不知朔望外尙有損益其至大之距五度三分之一二十日交食有無言距交近則其度狹小于兩半徑故食距交遠則其度廣月與景遇而不相涉何食之有然此論交前後也又當論交左右太陰與黃道之緯度相距幾何度分月食則以距度較月與景兩半徑并日食則以距度較日月兩半徑并而距度爲小則食若大則不食二十一日日月食限不同言月食則太陰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以其兩視半徑較白道距黃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食限若日食則雖太陽與太陰相遇兩周相切而其兩視半徑未可遂以之定兩道之距度爲有視差故必加入視差而後得距度二十二日日月食分異同言距度在月食爲太陰心實距地景之心愈近食分愈多愈遠食分愈少在日食爲日月兩心之距距近食多距遠食少與月食同但日食不據實距而據視距二十三日實會中會以地心爲主言會者以地心所出直線上至黃道者爲主而日月五星兩居此線之上則實會也若月與五星各居其本輪之周地心所出線上至黃道而兩本輪之心俱當此線之上則爲中會二十四日視會以地面爲主言視會新法所創也日食有天上之實食有人所見之視食其食分之有無多寡兩各不同其推算視食則依人目與地面爲準二十五日黃道九十度爲東西差之中限言地半徑三差叵垂向下高卑差以天頂爲宗南北差以黃道極爲宗東西差則黃道上弧也故論天頂則高卑差爲正下南北差

爲斜下而東西差獨中限之一線爲正下以外皆斜下論黃道
則南北差爲股東西差恆爲句高卑差恆爲弦至中限則股弦
爲一線無句矣所謂中限者黃道出地平東西各九十度之限
也二十六日三視差言視會卽實會者惟天頂一點爲然過此
則有三種視差其法以地半徑爲一邊以太陽太陰各距地之
遠爲一邊以一曜高度爲一邊成三角形用以得高卑差一也
又偏南而變緯度得南北差二也以黃道九十度限偏左偏右
而變經度得東西差三也二十七日外三差言東西南北高卑
之差皆生于地徑外三差不生于地徑而生于氣一曰清蒙氣
差二曰清蒙徑差三曰本輪徑差此振古未聞近始得之二十
八日虧復不一言日食虧復時刻非二時折半之說新法以視

行推變時刻則虧復時刻不一之故了然矣二十九日交食算
算言諸方各以地經推算交會時刻及日食分三十日日食變
差言據法固食而實不見食必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
差故此亦千百年偶遇一二次非常有者也三十一日推前驗
後言新法諸表遠溯唐虞下沿萬禩開卷瞭然不費功力三十
二日五星準日言推算五星皆以太陽爲準舊法於合伏日數
時多時寡徒以段目定之故不免有差新法改正三十三日伏
見密合言五星伏見舊法惟用黃道距度非也須知五星有緯
南緯北之分黃道又有斜正升降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
異新法改正三十四日五星緯度言太陰本道斜交黃道因生
距度與陰陽二秝五星亦然故其兩交亦曰正交中交其在南

在北亦曰陰陽二秝新法一一詳求舊未能也三十五曰金水伏見言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三十六曰五星測法言測五星須用恆星爲準三十七曰恆星東移言恆星以黃道極爲極故各宿距星時近赤極亦或時遠赤極此由二道各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或易位也三十八曰繪星大備言舊法繪星僅依河南見界新法周天皆有不但全備中國見界而已又新法定恆星大小有六等之別前此未聞三十九曰天漢破疑言天漢昔稱雲漢疑爲白氣者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卽積尸氣等亦然四十曰四餘刪改言羅睺卽白道之正交計都卽中交月孛乃月所行極高之點至紫炁一餘無數可定明係後人附會今俱改刪四十一曰測器大備言近代靈臺所存惟有圭表景符簡儀渾象等器頗不足用新法增置者曰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球紀限儀渾蓋簡平儀黃赤全儀日星等晷而所製遠鏡更爲窺天要具此西洋近時新增百年前未有也四十二曰日晷備用言單論求時則晷爲最準新法創斯晷隨處可用無拘垣壁正側咸可製造其稱最者則地平晷三晷百游晷通光晷他若柱晷瓦晷碗晷十字晷等不啻數十種此外更有星晷及測月之晷以爲夜中測時之需云十七

論曰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

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非彼中人
所能獨創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
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差及地有游氣之論諸
曜異天即郤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
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乎益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
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冀合圖讖唐宋之術
拘泥演撰天事微眇而徒欲以算術綴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
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憑諸實測其于天道已
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
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
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
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攲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
其人誠能徧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
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

南懷仁

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懷仁因舊製儀器
有差疏請改造並呈式樣部照南懷仁所指速造十二年儀成
其儀凡六一曰黃道經緯儀儀之圈有四圈各分四象限限各
九十度其外大圈恆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
面厚一寸三分側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雲座仰載
之半圓前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北下數五十度定北
極從天頂南下數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赤道極也次爲過極

至圈圈平分處各以鋼樞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圈上定黃道之南北極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經圈與過極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合兩圈合爲一體旋轉相從經圈之兩側面一爲十二宮一爲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圈也第四爲黃道緯圈則以鋼樞貫于黃極爲圈之徑爲圓軸圍三寸軸之中心立圓柱爲緯表與緯圈側面成直角而經圈緯圈上各設遊表儀頂更設銅絲爲垂綫仝儀以雙龍擎之復爲交梁以立龍足梁之四端各承以獅仍置螺柱以取平一曰赤道經緯儀儀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龍南向而負之規之分度定極皆與黃道儀同去極九十度安赤道經圈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恆定不動經圈之內規面及上側面皆鋟二十四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赤道緯圈以南北極爲樞而可東西遊轉與經圈內規面相切緯圈徑亦爲圓軸軸中心亦立圓柱以及遊表垂綫交梁螺柱等法皆同黃道儀一曰地平經儀儀止用一圈卽地平圈仝徑六尺其平面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以四龍立於交梁以承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而梁之交處則安立柱高與地平圈等適當地平圈之中心又于地平圈上東西各立一柱約高四尺柱各一龍盤旋而上從柱端各伸一爪互捧圓珠下有立軸其形扁方空其中如匱襦以安直綫軸之上端入于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轉而軸中之綫恆爲天頂之垂綫焉又爲長方橫表長如地平

圈全徑厚一寸寬一寸五分中心開方孔管于立軸下端便隨立軸旋轉復剡其兩端介銳以指地平圈之度分又自兩端各出一綫而上會于立軸中直綫之頂成兩三角形凡測一星則旋轉遊表使三綫與所測之星參相直乃視表端所指卽其星之地平經度也一曰地平緯儀卽象限蓋取全圈四分之一以測高度者也其弧九十度其兩邊皆圓半徑六尺兩半徑交處爲儀心儀架東西立柱各以二龍拱之上架橫梁又立中柱上管于橫梁合可轉動儀安柱上儀心上指儀之兩邊一與中柱平行一與橫梁平行又於儀心立短圓柱以爲表又加窺衡長與半徑等上端安于儀心剡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于衡端欲測某物乃以窺衡上下遊移從表耳縫中窺圓柱令與所測之物相參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卽其物之高度也一曰紀限儀紀限儀者全圓六分之一也其弧面爲六十度一弧一幹幹長六尺卽全圓之半徑弧之寬二寸五分幹之左右細雲糾縵纏連蓋藉之以固全儀者也幹之上端有小橫與幹成十字儀心與衡兩端皆立圓柱爲表而弧面設遊表三承儀之臺約高四尺中直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則左右旋轉高低斜側無所不可故又名百遊儀焉一曰天體儀儀爲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及宮次星宿羅列宛然穹象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銅軸露其兩端以屬於子午規之南北極令可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爲地平圈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爲闕以入子午規闕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圈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而

左右上下環抱乎儀周圍皆空五分以便高弧遊表進退又安
時盤于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四時以北極爲心其指時刻
之表亦定于北極合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焉座下復設機輪
運轉子午規使北極隨各方出地度升降則各方天象隱現之
限皆可究觀尤爲精妙六儀相須爲用凡礙于彼者又有此以
通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乃繪圖立說次爲一十六卷名曰新
製靈臺儀象志其書首論推測七政之行諸星相離遠近之數
并詳製器法度輕重堅固之理表裏精粗互相發明其言地平
儀之用測日或測星須於地平圈內旋轉中心表向於本點而
令橫表上所立勾股形之兩線正對之蓋勾股兩線如股與弦
或勾與弦并人目本星四者相參直則橫表之度指所在卽本
星地平之經度分也或從東西或從南北起而數之皆可若當
日光照灼難用目視則於白紙上以勾股形兩線相參直之影
爲準若日色淡時則可用目視之然人之目與太陽正對亦必
射目須用五彩玻璃鏡以窺之若夜間測星不拘何器必以兩
籠炬之光照近遠兩表所謂近遠者卽於測星之目爲近遠也
炬光須對照表端而不可以對照測星之目試將籠炬
糊其半而不使之透明於其後則人在籠炬之後於隱暗之地
而目所見凡光照之物更爲明顯也象限儀之用凡測日或測
星轉儀向天低昂窺衡以取參直卽得地平之緯度凡轉動儀
時若其背面之垂線或有不對於原定之處則其偏內或偏外
若干分秒必須與其所測得之緯度或加或減分秒若干蓋儀

偏於內則用減偏於外則用加也夫地平而分爲經緯兩儀者以便於用而窺測爲準故也其便於用者蓋謂兩人同時分測乃并向於一點以轉動而互用之則赤道經緯度可推也並夫日月五星之視差及地半徑差淸蒙氣差等無不可推也紀限儀之用其測法先定所測之二星爲何星乃順其正斜之勢以儀面對之而扶之以滑車一人從衡端之耳表窺中心柱表及第一星務令目與表與星相參直又一人從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窺第二星法亦如之次視兩耳表間弧上之距度分卽兩星之距度分也若兩星相距太近難容兩人並測則另加定耳表於中線或左或右之十度一人從所定表向同邊之柱表窺第二星又一人從游表向中心表窺第二星其定表至游表之指

線度分若干卽兩星相距度分若干也赤道儀之用可以知時刻亦可以測經緯度分若測時則赤道經圈上用時刻游表卽通光耳而對之於南北軸表蓋經圈內游表所指卽本時刻分秒也若經度用兩通光耳卽兩經表在赤道經圈上一定一游一人從定耳窺南北軸表與第一星相參測之一人以游耳轉移遷就而窺本軸表與第二星相參直如兩耳間於經圈外之度分卽兩星之經度差也用加減法卽得某星之經度矣緯度亦以通光耳於緯圈上轉移而遷就焉若測向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南測向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北務欲其準與夫在本軸中心小表令目與表與所測之星相參直次視本耳下緯圈之度分在赤道之或南或北若干度分卽本星之

距赤道南北之度也若本星在赤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定於緯圈之第十度上在赤道或南或北次以通光游表對之蓋游表距相對之十度若干度分之數則減其半即爲某星之緯度分也黃道儀之用欲求某星之黃道經緯度須一人於黃道圈上查先所得某星之黃道經緯度分其上加游表而過南北軸中柱表對星定儀又一人用游表於緯圈上過柱表對所測之星游移取直則緯圈上游表之指線定某星之緯度又定儀查黃道圈兩表相距之度分即某星之經度差若本星在黃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而測其緯度其法與測赤道緯法同欽定大清會典靈臺儀象志操縵厄言

論曰懷仁謂推步之學未有略形器而可驟語精微者斯言固不爲無見也西人熟于幾何故所製儀象極爲精審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眞確測量眞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騖乎鍾律卦氣之說宜爲彼之所竊笑哉

穆尼閣

穆尼閣順治中寄寓江寧喜與人談算術而不招人人會在彼教中號爲舊實君子青州薛鳳祚嘗從之游所譯新西法曰天步眞原以西漢哀帝永壽四年庚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爲歲實以兩心差測春秋分有加減黃赤大距有行分用月距日行以求太陰經度其五星行度俱用通弦立算其算恆星因壁宿一星離黃經四度者爲主各星皆

距此日行其論日月食言交常度有南北之不同正中交有東西之兩限與新法算書互有同異其所傳比例數表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則前此西人所未言者天步眞原

論日穆尼閣新西法與湯羅諸人所說互異當時既未行用而薛鳳祚所譯又言之不詳以故知其術者絕少安得好事重爲譔譯俾談西學者知小輪橢圓之外復有此一術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六終

嘉應葉　鈞舊校
番禺趙齊賢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七

疇人傳

奈端

奈端屢測歲實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十八纖二忽二十六芒五十六塵謂月在最高最卑雖無初均數而日在最卑後則太陰平行常遲最高正交平行常速日在最高後太陰平行常速最高正交平行常遲日在中距太陰平行差十一分五十秒最高平行差十九分五十六秒正交平行差九分三十秒皆以太陽中距之均數與太陽逐度之均數爲比例爲一平均又謂太陽雖在最高卑而在月天高卑前後則平行常遲在月天中距

學海堂

儀徵阮宮保元著

前後則平行常速太陽在最高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三分三十四秒太陽在最卑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爲三分五十六秒以太陽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平均又謂太陽在兩交則平行又稍遲在大距後則平行又稍速其最大差爲四十七秒爲三平均

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歲實有消必有長宋之統天元之授時下驗將來皆消而不長此必無之理固不待至今日而始知其不善也然今雖知其當漸長猶不能立加減之法以施之步算者蓋消長之數僅在微秒非積之久久不能審知其差率也

噶西尼　刻白爾

噶西尼改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定蒙氣差最大爲三十二分十九秒蒙氣之厚爲地半徑千萬分之六千九十五至高八十九度尙有一秒測地半徑差最高爲九秒五十微最卑爲十秒十微自刻白爾以平行爲橢圓面積求實行用意甚精而推算無術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極補湊之妙謂太陰兩弦行度止有初均三均而三均又不盡關乎二弦之故二均之最大者不在兩弦而在朔弦望之間其初均之最大者七度三十九分三十四秒日在最高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七分十三分十四秒日在最卑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七分十一秒亦以日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均數三均之差生於月距日與月高距日高之總度最大差爲二分二十五秒以

半徑與總度之正弦爲比例爲三均若月天最高與日天最高有距度日月又有距度朔望後又有遲早之差故三均之外又有加減如兩高相距九十度時其差三分皆以半徑與月距日之正弦爲比例爲末均數謂日在兩交時交角最大爲五度十七分二十秒距交九十度時交角最小爲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朔望而後交角又有加分因日距交與月距日之漸遠以漸而大加至二分四十三秒交均之最大者爲一度九分四十二秒然黃白大距既時時不同非推月離不得其準故今交食先推平朔望以求其入交之月次推本日次日兩子正之日躔月離以求其實朔望之時又推本時次時兩日躔月離以比例其時刻較前法精密加詳則太陰之行度不爽毫髮矣

御定考成後編法多取之 考成後編 御定

論曰天不必有小輪也以小輪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合則小輪之法善矣天亦不必爲橢圓也以橢圓面積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更合則橢圓之法善矣此與郭若思以垛積招法求盈縮疾遲差數同爲巧算而今法爲尤密耳若以爲在天之實象則爲其所愚矣

杜德美

杜德美著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捷法其法先以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爲屢次乘數如一自乘仍得一爲第一乘數三自乘得九爲第二乘數以至二十三自乘得五百二十九爲第十二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挨次兩位相乘又以

四乘之爲屢次除數如二三相乘得六以四乘之得二十四爲第一除數四五相乘得二十以四乘之得八十爲第二除數以二十四與二十五相乘得六百以四乘之得二千四百爲第十二除數設徑二十億求周者以徑三因之得六十億爲第一數爲實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得二億五千萬爲第二數又爲實以第二乘數乘之除數除之得五千八百一十二萬五爲第三數累次乘除至所得數祇一位爲止乃併之得六二八三一八五二九九卽所求徑二十億之周率也置此數以三百六十度除之得每度之弧綫以六十分除之得一分之弧線以六十秒除之得一秒之弧線表而列之設有弧度求正弦者於弧線表內取弧線而并之爲設弧之共分自乘爲屢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之六數相挨兩兩相乘爲除數卽用設弧共分爲第一得數復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以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又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末以後併減先併數餘卽所求之正弦也求正矢者以設弧共分自乘得屢乘數又以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相乘爲屢次除數乃以屢乘數折半爲第一得數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後以兩併

數相減餘卽所求之正矢也如設弧過四十五度以上者先求得餘弧正矢以減半徑卽設弧之正矢也 赤水遺珍

論曰梅文穆公曰割圓舊術屢求句股至精至密但開數十位之方非旬日不能辦今立乘除之數以求之頃刻與屢求句股者無異故稱捷法又曰弧矢之術有弧背卽可求弦矢大測割圓之法理精數密然不能隨度以求弦矢今任設奇零之弧分度不必符乎六宗法不必依乎三要而弦矢可得斯誠術之奇而捷者也文穆之稱道如此而其所以立法之根乃無一語及之余嘗反覆布算乃知屢次乘除之後其加減之衰如平方立方與郭守敬垛積招差法正相類夫立垛積招差以求氣朔消長卽祖冲之綴術之遺然則綴術一書亦當如立天元術之流入彼中吾中土亾之而彼反得之矣

顏家樂

顏家樂著測北極出地簡法其法先于其處測一恆星自出地平至正午所歷之時刻及其高度乃以時刻變爲赤道度以其大矢爲一率正矢爲二率高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查表得數內減去星距天頂度餘與九十度相加折半得數復與九十度相減餘卽其處北極出地度也 赤水遺珍

蔣友仁

蔣友仁乾隆二三十年間入中國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製渾天儀奉

旨翻譯圖說

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何國宗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大昕爲之詳加潤色其坤輿全圖說言天體渾圓地居天中其體亦渾圓也地圓如球今畫大地全圖作兩圈界以象上下兩半球合之卽成全球矣大地之經緯度各分三百六十與天度相應而以天上相應之處名之如圖之上下頂衝兩點與天之南北兩極應者亦名南北兩極橫線平分南北爲兩半與天上赤道應者亦名赤道餘線倣此經線以赤道爲主平分赤道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橢圓之弧上會于北極下會于南極以象地周三百六十經度此線卽爲各處之子午線緯線以子午線爲主平分子午線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圈惟赤道爲大圈漸遠赤道則漸小至南北二極則合爲一點以象

地球南北各九十距等圈是爲緯度其論測量地周新程言凡圓形有二一爲平圓一爲橢圓設經圈爲平圓則分全圓三百六十度其容積皆等自古天文家但論地爲圓形未察此圓形何類今西士以新製儀器屢加推測則疑地球大圈未必是平圓形而其度所容之遠近亦未必相等以故拂郎濟亞國王特遣精通數術之士分往各國按法細測南北各度所容之里數自近赤道者自近北極者自居北極赤道之中者凡三處測其高度之容近赤道則狹漸離赤道則漸寬由此推得地球大圈之圓形不等止赤道爲平圓而經圈皆爲橢圓地球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短徑與長徑之比例若二百六十五與二百六十六設如修地球或坤輿圖者命過赤道徑二尺六寸六分則

過極徑止二尺六寸五分然斯差微小而于修地球或地圖或可不論也按京師營造尺一里得一百八十丈而新法測得赤道各度一百九十二里十七丈二尺一九五八若此數以三百六十乘之則得赤道周圍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里七十八丈九尺七經圍上之初度一百九十里一百十八丈三尺第四十度一百九十一里九十五丈四尺第九十度一百九十二里一百四十六丈八尺總合經圍上諸度之里數則得經圍周圍六萬九千零二十四里一百零二丈七尺其論七曜序次言自古天文家推七政躔離行度其法詳矣西士殫其聰明各自推算乃創想宇宙諸曜之序次各成一家之論今姑取其緊要四宗以齊七曜之運動而已第一多祿畝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水金太陽火木土及恆星各有本輪俱爲實體不相通而相切本輪之外又有均輪七政各行于均輪之界而均輪心又行于本輪之界然此論不足以明七政運行之諸理今人無從之者第二的谷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各有本輪隨地旋轉水金火木土五曜之本輪則以太陽爲心而本輪之上俱有均輪第三瑪爾象論地爲六合之中心不距本所而每日旋轉一周于南北兩極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旋轉太陽周圍水金火木土之輪以上二家雖有可取然皆不如歌白尼之密第四歌白尼置太陽于宇宙中心太陽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次太陰之本輪繞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繞之木星旁有四小星繞之各有本輪

據也譬如舟平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恆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諸物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矣今地球及地周圍之氣一無阻礙運動均勻人在地面上視周圍諸物之遠近恆等則不能覺地之運行而視地球外之諸曜見其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則謂諸曜繞地球而旋行其二曰雖設地動而太陽靜自地視之必似太陽動而地靜然以斯二者推太陽出入地平之度其數必相等如太陽西行繞地太陽在卯則見太陽出地平太陽自卯向午則漸升自午向酉則漸降太陽至酉見太陽入地平太陽行地平之下自酉過子復至卯又出地平此太陽動而地靜之說也今設太陽常靜不動而地球左行自東往西旋轉於本心則視太陽似

繞本星而行距斯諸輪最遠者乃爲恆星天常靜不動按歌白尼敘諸曜之次蓋本于尼色達之論而歌白尼特闡明之繼之者有刻白爾奈端噶西尼辣喀爾肋莫尼皆主其說今西士精求天文者並以歌白尼所論序次推算諸曜之運動歌白尼論諸曜以太陽靜地球動爲主人初聞此論輒驚爲異說蓋止恃目證之故今以理明之如人自地視太陽太陰謂其兩徑相等而大不過五六寸若以法推則知太陽之徑百倍大于地球之徑而太陰之徑止爲地球徑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視太陽似太陽動而地球靜今設地球動太陽靜于推算既密合而於理亦屬無礙試舉一二端以驗其理其一曰人在地面視諸曜之行皆環繞地球而地似常靜不動究不可以爲地靜而諸曜動之

升降出入于地平與前無異其三曰太陽本爲光體月水金火
木土六曜皆爲暗體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與地球相似設有人
在太陰及他曜面上則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之視太陰有時
晦有時光滿有時爲上下弦此理凡通天文者皆知之今六曜
既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
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其餘游曜皆旋繞太陽
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便捷乎又言水金地火木土六曜之
本輪旋繞乎太陽太陰之本輪旋繞乎地球而土木二星又各
有小星之本輪繞之然太陽地球土木非爲各本輪之中心而
微在其一偏其相距之數名爲兩心差歌白尼將此諸輪作不
同心之圈而刻白爾細察游曜之固然證此諸輪皆爲橢圓橢
圓有大小二徑並有三心即中心及兩偏心若知大小兩徑之
比例或兩心差則可畫橢圓之式又言水金地太陰火木土並
木土周圍九小星皆有兩運動一循行其本輪一旋轉于本心
太陽雖無本輪亦如他游曜旋轉于本心既設地球之兩運動
若地球于本心每日東行一周則諸曜在地周圍似每日西行
一周地西行一年一周則太陽似東行一年一周天其論恆
星言恆星在天終古常靜不動自地視之似有兩種運動皆因
地球旋轉之故每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恆星似西行一周蓋
此時地球於南北兩極之軸東行一周故也每七十二年恆星
與黃道南北兩極似東行約一度蓋此時地球兩極之軸漸轉
微偏約一度也七政體之大小及距地之遠近天文家皆能測

知其實數惟恒星不然因其距地最遠雖細加測量僅知其大小遠近不等而已又恒星本各有光其中多有較太陽更大者恒星距地最遠故地球並地球本輪之徑自恒星天視之僅如微點地球行本輪之時其南北二極恒向于天之南北二極在地雖相距有遠近以應恒星天之兩極常若無二其論諸曜徑各不同言天文家測量七政遠近大小不等取規于地球半徑若測量土木旁九小星取規于本星之徑既知地徑之里數由此可推知他曜遠近大小之里數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徑較于地徑日一百倍水三分之一金等月四分之一彊火五分之一木十倍彊土十倍弱取規于地半徑水距日最遠一萬零二百七十四最近六千七百五十四金距日最遠一萬六千

零六十最近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地距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月距地最遠六十二最近五十四火距日最遠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八最近三萬零四百二十六木距日最遠十一萬九千九百最近十萬八千九百土距日最遠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最近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旋轉於本心日一周十五日四十八刻金九十三刻五分地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月二十七日火一日三刻十分木三十九刻十一分循行一周輪水八十七日九十三刻七分金二百二十四日六十七刻三分二十秒地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月二十七日三十刻十三分五秒火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四刻零三十秒木四千三百三十二日四十八刻土一萬零七百五十九日三十二刻自地視徑日三十二分五秒

水七秒十五微金一分十七秒三十微月二十八分四十六秒
火八秒六微木三十七秒十五微土十六秒自日視徑水二十
一秒金三十秒地二十五秒火十二秒木三十七秒土十六秒
橢圓之比例水長徑七千七百四十二短徑七千五百七十兩
心差八百一十金長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短徑一萬四千
四百七十一兩心差五十二地長徑二萬短徑一萬九千九百
九十七兩心差一百六十八火長徑三萬零四百七十四短徑
三萬零三百四十二兩心差一千四百一十五木長徑十萬零
四千零二十短徑十萬零三千八百九十九兩心差二萬五千
零五十一土長徑十九萬零七百五十八短徑十九萬零四百
四十八兩心差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八其論春夏秋冬言歌曰

尼論春夏秋冬四季之輪流亦由地運動而所生地球所循之
本輪相應于渾天之黃道地兩極之軸斜行于黃道之軸而地
赤道斜行于本輪各二十三度半是爲黃赤距緯地循本輪其
軸恆斜而其極恆向天之兩極設地球之與太陽應者在赤道
北二十三度半此處見太陽于天頂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
太陽于夏至圈繞地左行北方之晝長南方之晝短夏至後第
八日爲太陽最高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遠故也地循本輪
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太陽正當地之赤道此時地旋轉于本
心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而晝夜適平秋分後地球與太陽
應者漸距赤道向南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此時地旋轉于本
心則見太陽于冬至圈繞地左行冬至後第八日是爲太陽最

卑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近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地行本輪一周人從地面視之則見太陽于黃道上循行一周而爲一歲也太陽之視徑大小太陽之視行盈縮隨時不等皆自地兩運動而生其論太陽言太陽之光雖大其面上每有黑點或一或二或三四不定其點初小漸長然後漸消以至于盡黑點或多且大則能減太陽之光此點特在太陽之面究不審其何物然視其自此往彼每以二十五日半復歸于原所則知太陽二十五日半旋轉于本心一周太陽每一日似西行繞地一周每一歲似東行一周然此兩動非太陽之實動乃由地球旋轉于本輪而生其論太陰言太陰及五星之體皆無光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若以望遠鏡望太陰之面則見其黑暗之處似山林湖海及地面上所有之物太陽之光照太陰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陽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陰面上之山其高過于地面上之山也太陰面上黑點各有定所天文家各以名命之以爲考驗東西經度之用設如太陰食而入地影或地影相切于太陰面上某黑點雖無先後然其虧復各分限時刻各處俱不等若知兩處時刻相差幾何即知兩處東西經度相距幾何如人在京師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子初二刻三分又有人在伊犁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亥初一刻二分兩處時差爲兩小時一刻一分以每時行度之率推之得三十四度即伊犁距京師西之經度其論五星言水金火木土之體與地球

相似其向日之半球恆明背日之半球恆暗金水二星自地視之有朔望上下兩弦順令如月之望退合如月之朔東西大距如月之上下弦但人以目視之不覺其變若以望遠鏡窺之可得金星朔望兩弦之象惟水星距太陽最近其體又微小故難以分耳土木火三星自地常視其光面獨火星距地九十度時自地視其光面稍背似月望前後兩日因火星距地近故也土星旁有五小星各有本輪繞土星而行如金水二輪之圍繞太陽各小星行之遲疾隨其輪之大小不等第一星行一日八十五刻第二星行兩日七十刻第三星行四日四十九刻第四星行十五日九十刻第五星行七十九日三十一刻俱循本輪一周木星旁有四小星各有本輪繞木星而行第一星行一日七

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二刻第三星行七日十四刻第四星行十六日六十六刻俱循本輪一周土木兩星既全爲暗體必于太陽相對之處生影其周圍諸小星之體亦無光光借于日故人本星之影則食木星旁四小星以遠鏡望之易見又其食最繁每日或一或二可視其出入本星之影故用此以定各處之經度與月食同理又以遠鏡望土星之體有一光圈似渾天儀之地平此圈隨時變更未審其爲何物按歌白尼所定諸曜次第五星皆如地球繞日順行于橢圓形之本輪其行一周之遲速不等由其距日遠近而生水星距日最近故其循本輪最速八十八日而一周土星距日最遠故其循本輪最遲計二十九年零一百五十五日而一周太陽在五星諸輪之一偏心

凡各星相等之時所循本輪弧之面積亦相等說自太陽視之諸星雖遲速不等而皆爲順行若自地視之則見其有留退等變然此變非諸星之變乃自地本輪半徑差所生也其變有二類由星輪在地輪內外不同之故各有圖詳之其論客星言明史曰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殆諸異星之總名若客星不發光芒則曰客星若發光芒則曰孛彗長今按客星之體非地氣上升亦並非妖瑞之兆第如諸恆星及游星之體其行于天上也亦如游星行于本輪客星之本輪爲橢圓形太陽在其一偏心客星距地遠故自地不見距地近故自地可見相等之時其所行本輪弧之面積皆相等星行本輪之弧愈大而行愈速又橢圓之長徑愈長則其行一周愈遲故客星或五六十年止行一周止見一次古今懼客星爲災因未明其實理耳茲千百餘年來已測得五六客星再見之準策日後屢測諸客星之見庶可得其一定之數并隱見之諸策也友仁明水法在養心殿造辦處行走地球圖說

論曰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於日躔日盈縮於月離日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愼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眞大惑矣乃未幾而

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爲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爲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爲橢圓面積可謂爲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爲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爲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創爲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哉

嘉應葉　銓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八

揅經室集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學海堂

儀徵阮宮保元著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嘮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尚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
縮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
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
頡初造書契以乂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
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
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
弛音近于才亦與彘字音近故繫辭傳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
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
音弟一部由之咍止海志代轉而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賓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
瓚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
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王篇亦皆
證之矣按說文彖彖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
彖豕走捝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
彖字下竟妄以豕走捝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捝字王
篇引說文彖豕走捝也案今本王篇誤捝爲悅說文捝解捝也
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手肉曰脫古之脫字廣雅訓彖爲捝可證王篇
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本說文而來廣雅釋
言曰彖捝也與說文王篇正合捝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彖
彖二字因錯失互淆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

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琢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蠢凡蠢喙椽緣字从之有鎪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兌彖駾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弟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爲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椽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之稅衣椽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韻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挩字之古惟其挩爲彖訓更可證兌

豚喙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可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彖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厪存豈可依劉歆訓斷之誤音即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椽蠢二字當从彖此灼見十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弛爲豕走挩下之音所以餘字尚轇轕不已而誤以詩緜之喙爲合韻也彖彖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吕豕爲彘彘吕彘爲豕何以明之爲豚琢从豕蠢从彘皆取其聲吕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吕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豕爲豕以彖爲彖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蠢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彖彖久訛之證也此彖喙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

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彖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蠱字加蚰與不加蚰無異也方言曰蠱分也蠱尙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捖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即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蠱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元謂在朔易三字主

合朔而卽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造也言測日纏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既成也今尙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尙書作南爲或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譌南僞者後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于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苟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卽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譌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盍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卽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矣說文有譌字訛乃俗造也　平秩者謂日纏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弟亥于南見於史記爾雅說文矣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豅次弟也說文豐部豅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豅東作據此知尙書古文豅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厤有順逆順逆卽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卽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節有一日之高卑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日之交易次弟所以曰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臷臷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戠字韓詩當是戠字也說文大部之戠與秩迭程聲相近故訏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戠戠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臷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覘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教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等事爲農事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次始于王莽非始晉孔

傳何以明平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
初生與日但同經度相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
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迕君
之象並莫甚焉並本迻字後世迻字行而並
字廢見說文迻迕也遇也　此朔字造字从並
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並並亦聲日在北方月相迻食
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三日始生明若
朔日同在緯度即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
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从並从月之朔字即造从亡月壬之
望字專言日與月相對望也日爲地隔
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从壬从王廷皆
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顒廷直也此與朔義相並至于人之望
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弟二義望望二字皆可假借
爲用似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
義也益唐虞造厤時本有定
朔望二字即以爲初一月半之通名後世義和失職食不定朔
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
出亡之義矣且後世厤法不
密而前後失朔尚造朓朒兩字古
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尚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
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
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　蓋合朔時刻雖不
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弦分四位則朔必正北爲定故書曰
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
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
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
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
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　日月食非朔望不
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
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度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
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不
此在即在璿璣玉衡之蝕也不曰平秩曰在察也
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法亦即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

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戊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纏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挍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挍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之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不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之顯證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與鄭氏合爲有據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

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　蓋合朔時刻雖不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弥分四位則朔必正北爲定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　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日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　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度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不曰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卽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其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法亦卽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

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至元我　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纏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以校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校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之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不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之顯證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與鄭氏合爲有據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望有三字固顯然義起於唐虞之前矣又如暨字亦見於虞夏書矣說文曰暨日頗見也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之初義也有鰥在下汝羲暨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曷以曲爲始蘇延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諫故叔重反收朓朏二字與尚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定朔也定朔直至北齊隋始爲大明復堯典之古制符造字之初義矣　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於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系部綯字即从囟得聲得意

今人俗書尖字古作鐵鐵與纖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椄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朿字卽今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朿爲棗並棘爲棘皆歸朿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纖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吝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檄樸心詩疏引孫炎注云樸檄一名心此亦卽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弟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箘字箘或爲笋旬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宇已發之矣如詩瓠葉云有兎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介雅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斯左傳于思于思賈逵曰頭白皃　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

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漢石經漢書谷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安國之眞古文馬鄭所注僞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濫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又立政曰知恤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差字子魚差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灌

廣曰不可休思是也有以訓離析之斯尒足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尒足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埽有兩壺無足者卽埽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埽禁推之訓斯爲禁之文鄭注斯禁爲禁之切地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埽然元酒在西禮在東也禮記王藻曰大夫側尊用埽士側尊用禁埽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爲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卿大夫亦不用埽專用禁誼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誼取飫神則雖士亦兼用埽誼取厭飫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埽禁祇分二等明埽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誼相通爲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食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壺埽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鄭注禁言埽者祭尙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是也言埽禁者兩壺一埽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埽皆有冪甒有元酒此禮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甒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不言斯埽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此禮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尊杜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甒無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

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礼側尊無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誼渻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明當訓離非析之別名也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于音誼相近之析字者尙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賜唐韻斯義切即析之轉聲是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禮記月令天子鮮菜開冰龜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於鮮之訓善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叚不可枚舉矣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虡之形殳擊之籀文省爲殹古文作硜从巠元案殹之爲字声象形殳指事从石乃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空者故磬又訓空从缶爲磬器中空也尒疋釋詁磬空盡也說文窒空也从穴巠聲引詩瓶之窒矣證之然則凡物縣空之義皆從此殹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磬國語作縣罄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縣縪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卽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同若讀爲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語申生雉經雉字與周官封人縿字音轉雉亦以繩爲度之名與城之以板爲度名同板度縱雉度橫也左傳都城百雉相假借縿繩也經與磬同聲同義特殹巠二字異形耳猶古文殹作硜瓶之聲矣又作窒也尒疋釋蟲蜆縪女縪女所以名蜆者蜆與殹聲相轉相假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林杜晨之假爲梵梵是其類也縪女縣于樹所以名蜆蜆聲如殹也說文聲字所以從殹得音者殹有耳聞之義聞屬于耳古人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俔天之妹說文俔弟二訓曰

一曰聞見此訓最確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倪磬也葢當時韓詩作磬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鄭箋以如訓倪卽說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遠矣詩人言倪天之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文王實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甹聲甹與殷同義見然則倪天之妹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磬香之遠聞者从香殷聲殷古文磬又曰甹聲也从只甹聲讀如磬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磬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爲磬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乃磬之假借字上文既云有口有聲則此義不應重矣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然其義猶在殷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左成十一年傳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其姪歜聲姬生光杜注云顏歜皆二姬母姓姬之諡聲必亦奇于母歜姓家之故以母姓爲名而諡曰聲左襄十九年傳與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諡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磬控忌毛傳曰騁馬曰磬元謂磬卽騁之音近假借字葢甹殷同韻說文所以讀甹若磬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誤矣尒雅甹拳曳也詩作并蜂者異同字并蜂甹拳音不在字也故毛鄭皆據尒雅無新說甹與詩叔于田磬控

同義殷與毀音義每相通芾蜂者如執轡者擊曳馬也後人因蠜字而求其義于蠭蜜之蠭則郢書燕說矣芾與抨伻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凡此毛傳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尒正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者明矣元更謂害曷盍未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曰無菑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

尚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盍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喪害卽曷昌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盍與未未亦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段若膺大令曰儀禮鄭注公羊何注以薦伯仲也古文尚書黎民祖飢鄭易祖爲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皆訓薦之義　元按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作且且字商文戊祖丁斝作㠯祖乙觶作㠯祖己齋作㠯祖丁觚作㠯瞿

祖丁卣作且此文與今且字近矣周齊侯鐘作具作皕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元作祖故說文元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鼂注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祖祭爲怊始行史記倉貨志引書曰黎民祖伻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鼂錯云徂猶始也言且亦卽有始誼經傳中言既某且某者皆言終如此始又如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也鼂錯訓終風爲終日風此望文生誼爾雅偏釋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元爲之加證曰終卽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鼂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卽終始之誼且讀爲平聲與平平字爲韻且往觀乎之且卽蒙上既且爲言愈見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爲重刻摹勒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且訓爲始始有艸創之誼卽爲粗畧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緻之誼詩唐風王事靡鹽毛傳鹽不攻緻也孔疏引鹽字爲證誼乖遠不佃涉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鹽惡鄧展注鹽不堅牢也卽不攻緻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致也方言曰鹽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鹽儀禮喪服傳云冠者沽功也鼂注沽猶麤也又既久注沽今文作古又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卽麤惡與鹽同可見漢末猶爲恒語麤畧卽爲聊且之誼故且爲姑且之且廣雅嫮且也其

寘姑卽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及秦以市買多得爲及詩我及酌彼金罍段若膺大令曰說文引詩我及酌彼金罍及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以及爲姑也如玫人姓也洪範以玫爲好此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哉沽卽及字假借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哭官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猶畧也是沽卽麤畧之誼與鹽姑同誼實皆且之假借也莊子與物且者此謂苟且之意同漢書宣帝紀莫有苟且廣雅聊苟且也亦其誼也又案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朝楚子伏已而鹽其腥故方言曰鹽且也此益明矣服虔注鹽噬也杜注沿之正義云未見正訓此未明古誼也左傳吾且柔之矣腥能柔物故攷工記曰近于劀而休于氣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誼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鹽同卽咀也趙岐姑字無解朱子訓語助固非至以爲螻蛄則古無分螻蛄二字單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又案名爲蛄者此未明古誼之失也

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訓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禮記喪服小記苴杖竹也此此言以子所蓄祖謂苴爲苴毛詩作祖韓詩作租釋文不說今本毛誤爲祖祖租無定其爲苴之假借益明苴卽陸璣所謂紩巢之麻與下將茶茶字二物相似非虛字禮記苞苴此誼亦近也物粗惡未有不大者故曳記注鹽爲大鹽說文訓駔爲壯馬爾雅樊駔也釋文引又案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毛傳孫樊本作將且也

央且也釋文七也反今訛作旦也又夏小正傳嵫卿本十二月陽氣且覩也旦覩也卽始覩也餘本皆訛爲旦覩矣由且誼推之經傳中誼有可識矣說文咀祖胆也詛祖胆也詛祖租胆也鉏祖胆也詛祖胆也詛祖胆也詛

且有且毛傳且此也是也

釋𣪊

𣪊與䩜同爲畫繢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䩜黑與青謂之𣪊䩜象斧形明矣說𣪊者曰兩已相背戾爾雅孫注左桓二年傳注書益稷傳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選皆譌爲亞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經傳中弼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說文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屾于丿部解曰弗撟也考工記弓人曰撟幹撟角以丿以韋省案弗字明是以弓之字若以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以丿以弓丿丿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恉也特丿丿分背不若乂字相交耳然則弗即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畧

將欲於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畧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傳郵亭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𠂤𠂤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丞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巫之所以从巫郵之所以从巫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巫邑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斿故與斿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斿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王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棘棘）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表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於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盖勳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掇以善睇望注表掇儀度）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索隱如人贅是疣餘剩物也詩大雅其贅卒荒傳贅屬也）

郊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言畷說文叕篆作𠂤綴聯也又綴合著也畷兩陌間道也椄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叕綴畷轗義皆通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轗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轗車小缺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尚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祋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祋說文祋叉兵也或說城部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此乃以木綴褭之明證漢時尚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叕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畷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濕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彭南表于邵棘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閭軍以表爲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疐注綴謂鄰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名頌容也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卽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卽善爲容也說文兒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字古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　容養羕一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所借之羕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羕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並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簫在建鼓之下貴人聲也弦歌閒以笙者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詠歌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爲之歌國語叔孫穆子對晉侯云伶簫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申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又云武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口歌之以

應節奏也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勺即周頌酌象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箾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等舞季札俱及見之所謂夏者即九夏之魯得其四韶箾夏濩等舞也左傳義說文夏从夂从頁从臼臼兩手夂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為容節詩時邁肆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武次序更遞而興鄭氏康成注鐘師以九夏為樂之大歌說文夔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即古文首字頭為容貌之首古頌兒字故从頁夔字於六書屬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鐘師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驁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驁夏凡奏夏並以鐘鼓為行步之節金奏之例九夏即在頌中明乎皆在升歌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即閭人名詩為夏為頌之義顯矣清廟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尚餘其九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即維天之命等篇為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即容之實據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賚桓二章皆屬於大武

猶之關雎實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蘩采蘋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武舞曰萬舞者萬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幽詩有頌者此必有舞容在後篇章國祭蜡則歙豳頌按豳爲周之舊商周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豳頌既謂之頌宜有舞容在焉禮君子趨行宜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卽人容以金奏爲之節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玉藻古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入奏肆夏賓醉奏陔公入鰲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縣興

卽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也鎛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語諸侯以弓矢舞據此知貍首采蘋采蘩皆以弓矢舞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燕禮鎛之南又有鼓其南應鼙皆南陳笙爲東方以應風雅詩以鐘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卽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器聲此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間與此絕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其南朔鼙其南鼓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屈

申俯仰行步之節也尚書笙鏞以間孔鄭古文皆作笙庸庸即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僞孔解庸爲大鏞便昧於笙頌之義矣　此乃古人未發之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尸爲同音爲音近字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　重讀之曰矢屎爲同音雉薙施矢之音皆豕爲音近字

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人造从从也也卽同匝之施字卽從音義而生者也說文施旗兒齊欒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弦施字子多多音義如西故移从多　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索隱施猶西斜也故義爲施舍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爲施之重音施之訓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兔罝施于中林頍弁施于松柏旱麓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于孫子孔子閒居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重讀之其實輕重皆同音義也　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傳宣十六年荊尸而舉尸陳也卽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

尸或爲倀倀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周禮凌人大喪供倀槃冰注倀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禮記喪大記奉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又十七年傳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泂酌豈弟君子豈弟易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匝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懷嬴奉匜既而揮之水從匜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曰匜匜之从也亦同此義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爾雅矢雉引延陳也此義卽此音也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詩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遷矢矣莊子知北遊

曰道在屎溺屎同矢　左傳定三年　閻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佳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豕緧同音每相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緧左傳隱元年　都城過百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愼五經異義韓詩說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襄二十五年　度山林鳩藪澤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平也　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薙氏書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髮小兒頭之髮書或作夷釋文薙或作

雖然則薙髮夷雉亦平而去之之義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凡祭祀置其緧司農注緧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緧當以豕爲聲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緧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緧遇祭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晉語申生雉經乃以繩緧自經雉乃緧之假借字而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緧从豕得聲左傳宣十七年　范武子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豕乎釋文豕本又作雉今訛爲鳩與雉澤之雉訛爲鳩同左傳襄十六年　又云范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豕乎詞氣正同豕者止也卽沮止之義　平也解也解豕名獸乃雙聲字此雉

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荅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同也管子曰地員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則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義與矢雉相同準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鴈凡言鴈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灤从水者水至平从鴈者爲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閒以水鴈平直之爲會意鴈猶綸繩之直也說文鴈部灤字乃以神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灤字似宜收去部未可會意說鴈爲解豸觸不直而去之也蓋水鴈皆平止義故今文鴈字可省若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鴈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

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且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儀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産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又廿六年傳奨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曰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爲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爲武晉語八順其憲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順越語下順天地之常又必順天道　不第此也易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需順以聽也比下順從也泰內健而外順大有順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說而順萃順天命也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雞鳴知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順德公劉既順迺宣抑順德之行桑柔惟彼不順禮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周禮地官師氏順行以事師長儀禮士冠

禮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弓上頖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變也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月令順彼遠方鄭康成云順循服也又曰必順其時禮運順人情之大竇又云仁者順之體也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撫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所以示順也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此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冠義順辭令昏禮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士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之謂也五帝德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又云莫不從順盛德天道不順生於明堂千乘以順天道誥志以順四時小辨士學順盧注云學順成之道

聖人治天下萬世不別立法德要道以順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之而已爾雅敘順也故孔子但曰至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之而已爾雅敘順也故孔子但曰至也

釋達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後人畧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

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呂覽誣徒篇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成公十五年傳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孔氏正義以爲聖人達於天命則聖人達即道德之始之證禮記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世未稱聖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但稱達說文聖通也白虎通聖者無所不通之謂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聖廣雅釋詁達通也儀禮士昏禮下達鄭注達通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又得訓生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亦同訓蓋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美義無不通康成恐後人以先生爲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之曰達小羊蓋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字意正相輔總之達即聖之次聖是已成之聖猶之皇公之同訓爲君賚予之同訓爲賜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者通也傳達衆務庶事盡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尚矣古之所謂達人即今之所謂通人名異而訓可互證也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以爲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遜也呂覽慎人篇達於道之

謂達是也又曰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繹孔曾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閒無險阻之處也禮記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遝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夫仁者已欲達而達人王肅作家語襲其語曰以達與窮字對舉便非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也左傳宣公四年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穀梁僖公三年傳達心而憒此造語之異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毋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黽同也黽从黽得音黽門同部也因而黽又隸變爲黽爲黽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塔記銘既有黽社字又有黽黽字皆黽古體之遺也周禮太卜注黽王之坼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黽釋文注黽本作黽是黽與黽同音義也玉中破未有不赤者故黽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誓者亦塗血也水經注孟津即盟津梁傳盟津亦即孟津盟津穀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黽爲赤玉瑞爲赤玉瑞爲赤毳莊子楠爲門爲赤苗詩作糜更可証說文門毋門音轉之蹟說文

液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樏皆此音此義也釁又讀爲興去聲轉爲隙轉爲瑕皆物破有間隙色赤之義說文瑕字次於璊字者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釁冬注門冬一名滿冬若夫進而靡已之義則爲勉說文勉从免聲經勉轉音爲每釁釁文王當讀若每每文籍亦或以免爲勉再轉爲敏漢書以閔勉爲敏敏雙其聲則爲黽王釁字或作釁文亦音爾雅黽勉也又爲密勿毛詩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劇秦美新云釁聞汗漫釁亦聲之轉沒乃門之入聲密乃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收其聲則爲黽沒猛字从孟者以此爾雅獸曰釁亦猛進之氣也尚書洛誥曰汝乃是不蘲蘲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少詹事以爲寢字形近之訛是也蘲與孟亦同也詩鳧鷖在釁後漢書馬援傳注釁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箋釁之言門也其有閒而進之義更顯矣鳧鷖釁字與文王之釁釁及易繫辭禮器之釁釁皆爲一字特今人讀爲二音耳釁釁文王即勉勉我王勉釁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洸洸洸洸即勉勉之義水之進靡已也敏勉猶勉勉也敏之从每猶麋之从麻也推之勿勿猶釁釁也孟又轉爲懋懋勸爲勖書懋哉懋哉即勉哉勉哉勸與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勖者說文冒字之後次以冒音卯次以冒此皆一聲之轉尚書勖哉夫子之勖其音當讀與冒同今人讀若帽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釁若眉不爲每也冒从曰曰亦聲說文冒家家即同蒙而前也冢與門同故荀子之蠭門孟子爲逢蒙勖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即寓焉勖哉即懋懋哉也瑁當讀如冒冒韻也又方言侔莫強也侔莫即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尚誤遑言其理

乎又案卯字乃門字開兩戶故篆爲帀也帀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僞而堅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訓下篇

余於釋訓篇言順訓二字常相通借又於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衮姒威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雷州偶于肩輿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書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卽訓也訓卽順也此詩反覆於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唐石經岳本俱作順順訓無異也夫曰告之話言此明是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卽誨諄諄用爲教也順德之行

之德行卽有覺德行之德行也詩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卽上柔字上柔爲剛柔之柔下揉爲揉之卽周人以詩說詩自抑始詩之卽左傳吾且柔之之柔加手變字也詩之考證自孟子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始詩詁傳自孔子故有物必有則始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佐助之義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爲省視爲以目觀木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曷嘗有佐助之義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也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非佐助不成耦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尚書虞書思曰贊贊襄哉其最古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贊工皆是也贊贊爲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於襄之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勵皆從人偶耕闢贊助而引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

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竝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竝駕之義卽兩人竝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竝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檜楔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竝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相羊詩出車獫狁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苟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襍迫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乎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

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
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
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
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
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閻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
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
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
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
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
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
偏譏而互詆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　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
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眞高愈應撝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
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
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
專家孤學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東身踐行闇
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舉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即太一太一即北辰北辰即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即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

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易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瘢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旣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乾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

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易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巛巛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

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
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
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
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
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
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
無極爲孚學也見魏書游雅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
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游
雅此言闇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
誤實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
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
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
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
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
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
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
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益鄭
破舊說而欲顚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

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麤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校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迮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刻正之而別爲此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譔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

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
諸氏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
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
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
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
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
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名諱錫
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敎字敎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迺迺爲迺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雨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葢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聲二字音義可通假）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匏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匏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卽漢人襲用詩文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卽毛公訓遠脩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捋字鄭箋云一捋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捋也之訓矣介又曰朴者聊朴亦卽捋也詩之兕觥毛鄭皆足云椒被醜菜菜卽捋也又曰朴者聊朴亦卽捋也詩之兕觥毛鄭皆其解解毋作觧斗求通也是介足此句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

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畳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畳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益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眞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爲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未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尚書僞孔序又稱及見巫蠱王氏後案辨之孝經亦僞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於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

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愼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竝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絶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會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曾哀公年閒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會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竝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

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弟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弟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弟三本晁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益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即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弟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弟五本楊氏簡即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弟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弟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

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會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弟八本周邊會子音訓十篇此弟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晫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弨校盧雅雨運司見會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撝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會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乎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
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
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
之家皆弒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
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
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由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即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卽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按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

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會參是

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竝訓爲專又竝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會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

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豈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當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大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即知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笴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即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即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竪物履物以射其心端

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事即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

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雜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即身家國天下之事即五倫之事即誠正之事即德財之事事即物也事有終始即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八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澧榮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九

揅經室集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

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
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
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
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
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
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皮椎輪初
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
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
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
徹眾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益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
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

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悎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胷中智不
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以
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
不能傷（御覽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
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
而不殺（御覽作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

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即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即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微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法）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即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即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即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

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尚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尚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即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尚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

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仞爲宗廟之祭非
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
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
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
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
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
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
謂世室爲宗廟始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
專爲祀祖即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
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
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
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
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
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
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非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喬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

服

元案此總章卽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蓋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呂子曰殷人曰陽館唐會要明堂下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韋昭注云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

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傅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皐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𠂤亦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陛唐山廡應門庫臺元閫

元案五宮即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同故又稱大寢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亦卽方明也

尚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即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禮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會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即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即率以祀文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即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葢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太廟未聞以茅葢屋也

尚書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詩敦牧敦等銘所云大室益皆謂清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省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

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竝書也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即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即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

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右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尙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
武帝因公玉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汶上後王莽又作明
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閒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
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
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卽
位進用英儒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僅議立而已非
實立也河閒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
胡梅磵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
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
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盖靈臺辟廱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
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

建可知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九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漢軍樊　封舊校